讀書錄 全

薛氏讀書錄要語序

朱子而后立言爲訓者數十家予竊觀近代薛文清先生讀書錄因日讀之復鈔其要語於冊以備時習先生此錄天理人事無不兼該而下學之論猶多也其一言一字皆足以訓戒來學上與濂洛關閩群哲之書爲伍予爲是非敢潜有所取舍也取其中吾氣習之病者而攻之爲日用潛修地耳譬諸中風痺者世醫投防風羌活諸草之劑先焉若夫空

青求碧世外奇寶非一不用也將以待別科也
弘治辛酉正月元日後學吳廷舉書於蜀署
之習靜軒

薛氏讀書錄要語序

不履鄒嶧不見泰山之高不臨滄瀛不見東海之廣不及孔門豈見室家之好百官之富哉夫聖門業矣漢莫有如董仲舒者唐莫有如韓愈者而皆不在七十子之列未見道也傳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道豈易見哉宋興周子崛起程子張子倡之朱子闡之而道復明身雖不及孔門而學則七十子矣嗣是而見道者益鮮愚亦曰熹之死不得其傳焉於

乎道可得而明哉
國朝河東薛文清氏其庶幾乎非程朱之言
不言非程朱之行不行其有志於七十子而
登孔門者乎觀其立世標準斯文高視一下
可以言道矣愚嘗得讀書錄而觀焉巖巖大
行洋洋龍門其見一不亦大哉然欲求周子何
莫學夫太極圖欲求程子何莫學夫易傳欲
求張子何莫學夫西銘欲求朱子何莫學夫
啓蒙欲求薛氏其在讀書錄矣其在讀書錄

矣天水後學胡纘宗序

觀薛卿若有意於學横渠者横渠之言遠河津之言近横渠之言精河津之言切薛氏其有得於敬乎讀是錄數過而心不警身不省者鮮矣薛氏其有得於敬乎夫人皆讀書而皆不如薛氏讀書而如薛氏而後謂之讀書否則道聽塗說與不讀書等耳

讀是錄而後讀近思錄而後讀小學而後讀齊魯論語可以入門矣

愚有許多病痛盡在錄中業是錄者咸擬
為嚴師於戲眞嚴師也
公讀書錄不止此此特其喫緊者耳要之
為讀書錄也其以要語名篇者恐非公意
今正之
纘宗守皖得蕭君比部時砥厲焉一日出
示是錄類分之與纘宗所編本少異因再
與校勘乃從纘宗本刻之以示皖諸生使
知向往焉

薛氏讀書錄要語後序

夫適千里者舉趾於几席登九級者振襟於庭除聖人之道大矣學者不得其門奚自入焉是故聖門以切問近思爲近仁始愚聞薛文清公邃於性理之學著讀書錄二十卷多名言恨未見也往年於南都得其要語三卷讀之愛其近裏著己使人肅精爽遣虛明心有主而衆邪退聽矣其語於無欲主靜處尤加詳因分類輯之代嚴師焉近吾郡伯可泉

胡先生以性理教皖學者方刻示是錄取詞
編相與考正目毋庸類也從之噫乎是編不
過數百言而一言一藥學者體認而實踐之
其於六經之旨不遠矣薛公不少屈於王振
至幾陷大辟而不悔平生志節壁立萬仞此
豈徒能言之者哉讀其書論其世固尚友之
道也後學泰和蕭世賢謹識

薛文清公讀書錄要語卷之上

横渠張子云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余讀書至心有所開處隨即錄之蓋以備不思而還塞也若所見之是否則俟正於後之君子云河東薛瑄識

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胷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彼無自而入

常沉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少言沉默最妙
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無欲則所行自簡
涵養深則怒已即休而心不爲之動矣
常默可以見道
德進則言自簡
欲深欲厚欲莊欲簡
當於心意言動上做工夫心必操意必誠言必謹動必愼內外交修之法也

若胷中無物殊覺寬平快樂

一念之非即遏之一動之妄即改之

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皆掃去

以全吾湛然之性

靜中有無限妙理皆見

念慮一毫雜妄即非仁便當克去

斯須心不在而動即妄矣

人有斯須之不敬則暴慢之心生而非禮矣

有斯須之不和則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

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德性之學須要時時刻刻提撕警省則天理常存而人欲消熄苟有一息之間則人欲長而天理微矣

學至於心中有一物則有㝵矣

纔敬便查滓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即萌而不勝其小矣

勿起一念之妄誠可存矣

懈意一生即爲自棄

大丈夫心事當如靑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

斯須省察不至則妄念發矣斯須心有不存則與道相忘要當常持此心而不失則見道不可離矣

凝定最有力

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作動靜語默之間

心一操而群邪退聽一放而群邪並興

操心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定
而不浮養德養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
許魯齋曰萬般補養皆虛僞只有操心是
要規惟心得而實踐者乃知其言之有味
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道理便是窮
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也
一於居敬而不窮理則有枯寂之病一於窮
理而不居敬則有紛擾之患
居敬有力則窮理愈精窮理有得則居敬愈

固

造化翕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精專一則窮理作事有力

如存心端坐之時此居敬也或讀書而思慮義理或處事而求其當否則窮理也

人不精敬則心無頓放處

不主敬則嗜慾無涯馳騖不止眞病風狂惑之人也

不能克己者志不勝氣也

私無大小覺即克去
學者之心當常有所操則物欲退聽斯須少
放即邪僻之萌滋矣
無義理以養心何所不至
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慾可
以養氣
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
省欲則心静心静則事簡
乍存乍亡着是間斷之時多也

心一放即悠悠蕩蕩無所歸著

心地乾淨自然寬平

寡欲省多少勞擾

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矣

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靡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則能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能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之類無不皆然或有不敬則心君放逸而天德亡

百體懈弛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爲踐形盡性之要也與從事於主敬者斯得太極之妙

心存則因器以識道

不以禮制心其欲無涯

君子法乾之健只無私便不息有私便息矣

惟無欲最高有欲則低矣

要見道只在存心存心則觸處與道相值心

不存則雖至近者亦莫識其爲道矣

道雖未嘗遠人心有斯須不存則入自遠道矣

思天理則心廣而明思人欲則心狹而暗

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高處

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耶如静中一念之刻即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詐即非智此君子貴乎慎獨也

余近日甚覺敬與無欲之力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

發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聖人之心應物即休元不少動

只主於敬纔有卓立不然東倒西歪卒無可

立之地

敬則卓然

敬則光明

知止則有定不知止則心不定

意纔有向便失其正不可不察

人心寬平則光明狹險則幽暗光明者君子

幽暗者小人

有我之私最難克貴乎明與剛而已

心本寬大無邊一有己私則不勝其小矣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

胖其樂可知竊意顔子之樂亦如此

所處之地雖靜而心飛颺於外亦不得靜也

惟身在是而心亦在是則不擇地而靜矣

夜氣如泉源清之數亦不能清矣君子所以
貴乎存息也

心斯須不存即與理義背馳可不謹哉

知道則言自簡

絶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繫

省察存養不可毫髮間斷

心有開時開時見是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塞時則不見矣故爲學要時時提醒此心
昏塞

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

默而存之有得於心非所謂德乎

人之爲學當於性情上用功尤切

時時皆道處處皆道事事皆道不可離如此

存養省察之功不可須臾或間也

爲學第一功夫立心爲本心存則讀書窮理

躬行踐履皆自此進孟子曰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

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之反入身來自

能尋向上去皆此意也

先儒曰慾心一萌便思義理以勝之即窒慾之要也

學以靜爲本

心靜能處事

不言而躬行不露而潛修

每日就身心言行應事接物處緊緊體認仁義禮智四者體認得是則行不錯

略有與人計較短長意即是查滓消融未盡

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事隨處省察
於言動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
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
人爲學至要當於妄念起處即遏絶之予每
常用力於此故書以自勵
予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
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即展轉不能寐思
有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因筆録以
自警

心無妄思口無妄言身無妄動安得有差故有差者皆妄也無妄之藥大矣

深以刻薄爲戒每事當從忠厚

惟寬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

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夕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秖見其不知命也

安往而非事安往而非道人臣當即所遇以爲其事則道無不安矣苟不能安於所遇

在此念彼則不能以道自處審矣

纔舒放即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

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須有包含則有餘意發露太盡難繼

多言最是使人心　不

惟養得德深又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

薛文清公讀書録要語卷之上

薛文淸公讀書錄要語卷之中

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乃有進張子曰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極有益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初二夜余在辰州府分司睡至五更忽念己德所以不大進者正爲舊習纏繞未能擺脫故爲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未盡當自今一刮舊習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則匪人矣

矯輕警惰只當於心志言動上用力

斯須苟且即非敬矣

安於故習則德不新

發奮識心要做好人一切舊習定須截斷

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喋喋多言而能存者寡

矣

主一則作事不差纔二三則雖動作小事亦

差矣況大事乎

思無疆爲學思索義理者當深體之蓋義理

深遠無窮苟思慮淺近則不足以造其蘊

惟思慮無疆則可以得高深玄遠之旨易
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觀書惟寧靜寛舒縝密則心入其中而可得
其妙若躁擾褊急麤略以求之所謂視而
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也焉足
以得其妙乎
口念書而心他馳難乎有得矣
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盡讀
古今天下之書猶無益也

自家一箇身心尚不能整理更論甚政治

循理則事自簡

雖數十年務學之功苟有一日之間則前功盡棄故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謹言可爲學第一功夫言不謹而能存心者鮮矣

一語妄發即有悔可不愼哉

不能知止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平旦虛明之氣象有難以語人者惟無欲者

能識之

開卷即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乎

單襄公曰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事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存體而足不步目其心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此亦名言

天無不包地無不載君子法之

戒太察太察則無含弘之氣象

經曰有容德乃大有忍事乃濟者宜深體之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
寬躁當矯之以静暴當矯之以和麤當矯
之以細察其偏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外物得亦不喜失亦不怒則心定矣得失而
喜怒生焉是猶累於外物而心未定也
不言而自能行出則人心服
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
二步上三步四步無不如此所謂敬也如
行第一步而心在二三步之外行第二步

而心在五六步之外即非敬矣至若寫字
處事無不皆然爲第一字心在第一字上
爲一事心在一事上件件專一便是敬程
子所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與
體認之法須於身心之所存所發者要識其
孰爲中孰爲和孰爲性孰爲情孰爲道孰
爲德孰爲仁孰爲義孰爲禮孰爲智孰爲
誠又當知如何爲主敬如何爲致恭如何
爲存養如何爲省察如何爲克已如何爲

復禮如何爲戒愼恐懼如何爲致知力行如何爲博文約禮於凡天理之名皆欲識其眞於凡用功之要皆欲爲其事如此則見道明體道力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弊矣

學不進率由於因循

吾奮然欲造其極而未能者其病安在得非舊習有未盡去乎舊習最害事吾欲進彼則止吾之進吾欲新彼則汨吾之新甚可

惡當刮絕之

斯須照管不至則外好有潛匃竊引之私不可不察

爲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亂動心下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了然

英氣甚害事渾含不露圭角最好

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

促迫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

只觀人氣象便知其涵養之淺深

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有着落處若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會點所以流於狂也

以鴻鵠之心讀書必不能造乎精微

取與是一大節其義不可不明

孔子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以是知言行之

至小者皆當謹信而一不可忽今人日用言行將謂小事都不謹信此德業所以不廣崇也

識高則量大氣盛則聲宏

大學八條目工夫一節不可缺

有大學之工夫則有王佐之事業

理非利口辯舌者所能知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者識之

挺特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

看來學者不止應事處有差只小小言動之
間差者多矣
愼言語養德之大節飲食養生之大
象山謂人讀書爲義外功夫必欲人靜坐先
得此心若如其說未有不流於禪者
讀書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無節則
心反爲之動而神氣不淸如井泉然淆之
頻數則必濁
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斂襟正坐澄

定此心少時再從事於思索則心清而義
理自見

思索大勞而不節暴其氣也

讀書貴知要只顏子四勿心不絕想口不絕
念守之勿失循之勿違豈有差錯泛觀天
下之書而不知用力處雖多亦奚以爲

至大之惡由於一念之不善

人爲外物所動者只是淺

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

方爲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
明

虛明廣大氣象到人欲淨盡處自見匪言所
能喻也

心定氣平而身體之委和舒泰不可言

程子論恭敬曰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蓋人能
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

理之妙不敬則志昏氣逸四體放肆雖粗
淺之事尚茫然而不能察況精微之理乎
以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
又窮理之本也
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惰而勝人
欲一有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爲小人流於
卑污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宜深體玩蓋莊敬
則志以帥氣卓然有立爲善亹亹不倦而

不知老之將至安肆則志氣惰柔懦無
立玩愒歲月悠悠無成矣
日用間身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
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事隨
處心體認得了了分明方爲見道而無行
不著習不察之患矣
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
吾心誠志於學天其遂吾願乎
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爲所移不戲謔亦存

心養性之一端也
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于滔天
傲則仰慢則俯邪則歆正則平
人有滿於得意而不覺形於色辭者則其所
養可知矣
伯宗曰枯其雋方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此
可以爲後生輕俊者之戒
人能心在腔子裏則百事可精
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

無行可悔則德進矣

富貴易至溺人可不謹哉

節儉朴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

愼言謹行是修己第一事

偶讀醫書有曰洗心曰齊防患曰戒吾有所

敎孫第[illegible]

枚乘曰欲人無聞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爲又曰積德累善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皆名言

薛文清公讀書錄要語卷之中

人纔與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於天即怨天其心忿懥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人之自立當斷於心若實見得是當決意爲之不可因人言以前郤而易其所守

大者弗察掇拾小者以爲之不知類甚矣

識量大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心

立得脚定須寬和以處之

劉立之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

容宜觀明道之氣象

人多於快意之事忘卻道

忘與助學者之通患

學須切問近思方見道不遠人

程子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爲學之要也

君子行有不得皆反諸己而無責人之心

無行而悔最爲難事

持己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

薛文清公讀書錄要語卷之下

氣質極難變十分用力猶有變不能盡者然亦不可以爲難變而遂懈於用力也

目之逐物最能喪德四勿以視爲先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不之信矣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道者進爲之方如學問思辨博文約禮之類

是也循此而進潛玩積久則有自得之妙不循此而進徒事於記誦詞章之末欲求自得之妙難矣

爲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不然只是講說耳

好爲恠異不經之談者不明理也

惟正足以服人

舍五經四書與周程張朱之書不讀而讀他書者是猶惡覩泰山而喜丘垤也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

進時有爲退必自修君子出處惟此二事

程子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余每欲責人嘗念此義而不敢忽

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

自敬則人敬之自慢則人慢之

自修則人不得以非理相加所謂不惡而嚴也

常默最妙已心旣存而人自敬

輕言輕動之人不可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

然

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爲之加喜雖毁謗之侮慢之亦不爲之加沮

和而敬敬而和處衆之道

事纔入手便當思其發脫

事已往不追最妙

接下言貴簡不可一語冗長

人能於言動事爲之間不敢輕忽而事事處

置合宜則浩然之氣自生矣
常充無欲害人之心
凡與人言卽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
則無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
行則必不能踐厥言矣有子曰信近於義
言可復也意蓋如此
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
言矣
工夫切要在夙夜飮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

應事接物之間片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
不外是矣
人未己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己合不可急
與之合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
余嘗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勤下
人即有踰重之意余遂逐去之此雖小事
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
之偏向

清心省事居官守身之要

爲學於應事接物處猶當詳審毋日不問大
事小事處置悉使合宜積久則業廣矣

聽言雜則與之俱化遂失其正故貴乎聽德
惟聰

心誠色溫氣和辭婉必能動人

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待左右當嚴而惠

作事切須謹愼仔細最不可怠忽疎畧先儒

謂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闊略子覺有闊略之失宜謹之

作官者於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

學者大患在行不著習不察故事理不能合一處事即求合理則行著習察矣

處事當詳審安重爲之以難斷之以果決事了即常（一作當）若無事者不可以處得其當而有自得之心若然則反爲所累矣

處事了不形之於言尤妙

處事尤宜心平氣和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安重深沉者能處大事輕浮淺率者不能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伊尹曰接下思恭豈惟人君當然哉（一作爲然）有官君子於臨衆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

而不可有一毫傲忽之心不惟臨衆處事

爲然退食宴一作燕息之時亦當致其儼肅

而不可有頃刻褻慢之態

臨政持已內外一於恭敬則動靜無違人欲

消而天理明矣

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者況設詐以行之乎

防小人密於自脩

內健則有必去之志外悅則無悻悻之色決

小人之善道也

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
否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開惡
遽怒先自焚撓縱使即能去惡已亦病矣
況傷於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
無忿疾于頑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皆當
深味

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
處之

觀人之法只觀含蓄則淺深可見

成王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史佚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名言也

丙吉深厚不伐張安世謹慎周密皆可為人臣之法

論萬事皆當以三綱五常為本學者之所講明踐履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當以三綱五常為本舍此則學非所學仕非所仕也

處己接物事上使下皆當以敬為主

接物太宜含弘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太狹而無自容矣

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近

左右之言一不可輕信必審其實

爲政通下情爲急

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未至也書曰如保赤子誠能以保赤子之心愛民則民豈有不親者哉

以誠感人者人亦以誠應以詐御人者人亦

以詐應
物惡大過造化尚然況人事乎
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
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此居官之七
要也
定見明自信篤可以處事
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
之
彝好問而好察邇言人須體此

欲事之合理誠難但細微處一一能謹或亦

過擧矣

即人言可以見所養之淺深

靜能制動沉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

誠意字于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奬激則氣節盛苟樂

軟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

氣節沮矣

一毫省察之不至即處事失宜而悔吝隨之

不可不愼

處事當沉重詳細堅正不可輕浮忽略故易

多言利艱貞蓋艱貞則不敢輕忽而必以

其正所以吉也

爲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

張則流於廢一張一弛爲政之中道也

親愛之言不可偏聽

人有不謹者不可以己能病之

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坐視民之寃抑一

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一 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

一 人臣巧文以避罪非忠也

一 失人則人皆莫之與孤立而無助矣

處大事識爲先斷次之

處大事不宜太厲聲色付之當然可也

作官一事不可苟

爲政須通經有學術者不學無術雖有小能

不達大體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
之事功
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收
怨
入於動處難得恰好纔動便有差所以發而
中節爲難也
薛文清公讀書錄要語卷之下

薛文清公讀書錄要語續選

天地之間時時處處皆是道之流行人之道卽天之道故當隨時隨處省察不可有毫髮之間斷也

天理無內外隱顯之間故貴乎謹獨獨處不能謹而徒飾乎外爲也

爲學之要莫切於動靜動靜合宜者便是天理一不合宜者便是人欲

嘗念顏子三月不違仁諸子或日一至焉或

月一至焉吾自體驗此心一日之間不知
幾出幾入也以是知聖賢之學極難而亦
不可不勉

吾於所爲之失隨卽知而改之然未治至之時
於心固諸有不善未嘗不知是知之未嘗
復行耶

少欲覺見身經

每日所行之事必體認某事爲仁某事爲義
某事爲禮某事爲智庶幾久則見道分明

為政以法律為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已又可
治人

為官最直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
之

峭急淺露者必無於蓄積必不能容物作事
則輕易而寡成寬緩深沉者所蓄必多於
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

氣直是難養余克治用力久矣而忽有暴怒發
者可不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

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欲淡則心清心清則理見

存諸心者不雜見於行者不雜措諸事業者不雜形諸文詞者不雜斯謂眞儒矣數者有一雜焉其得爲眞儒乎

欲少則氣定心清理明幾與天地同體其妙難以語人

視民如傷當銘諸心

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言當留心

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

慎言其餘深有味

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己

韋應物詩曰所願酌貪泉心不爲磷緇亦可以爲守身之戒

纔欲修辭以立誠則言自簡是何足以可言者少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語略同但董子就事言

孟子就理言

敬則中虛無物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

時中似義字

不可因喜而踰過當爲之事

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爲動

小事易動則大事可知大事不動則小事可

知

應事接物惟在時中

輕言則招傷

自喜則召謗之主

張文忠公曰左右非人故勿與語于深體記

言吏令輩下凜而慄然也

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待下而簡則人自愛而從

順動當先慎其幾於心次當慎言慎行慎作

事當慎動也
凡作事謹其始乃所以慮其終所謂求終知
斂是也
不能謹始慮終事快作事後難收拾則必
有悔矣
發言須似句有着落方好人於臣處一言或妄
發所以有悔惟心定則言必當理而無妄
發之失矣
脩詞以立誠則言不妄發

行其無事則順理矣

常乗快不覺多言至夜枕席不安蓋神氣爲多言所損也

順理則心安而體適

文中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

德不進病在意不誠意誠則德進矣

處事便當揆之以義

公則人己不隔私則一膜之外便爲胡越

古人功名不立有憂老之將至者吾於道德

無成亦憂老之將至誠心如此
仁則不間斷間斷則非仁矣
敬則都是一片公正的心不敬則無限私竊的心生矣
所見旣明當自信不可因人所說如何而易吾之自信
疑人輕己者皆內不足
聖賢欲人皆善之心讀其書親若見之而不能體其心以爲心可謂自棄者矣

愈日新愈日高

篤志此道使天下之物不能尚其庶有進乎

勢無兩重之理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故道義重則外物輕道義輕則外物重爲學之士常使外物不能勝其道義則此日重彼日輕積久唯見道義而不復知有外物矣

顏子犯而不校乃其量大無所不包譬以寸莛而撞千石之鐘固不能使之鳴也

程子曰克己最難誠哉斯言也
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唯主敬
則定而明
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人欲淨盡天理渾
全則顏氏之樂可識矣
雖富累千金而心爲物役寒氷焦火猶一不樂
也顏子雖簞瓢陋巷之窶而舉天下之物
不足以動其中俯仰無愧胷次灑然樂可
知矣

實當用力於顏子之學則能知顏子之所樂

不然但得其樂之之名而不知其樂之實

也

處事不可令人喜亦不可令人怒

思無邪乃誠身之要

惟敬足以神明其德

主一則氣象清明二三則昏昧矣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宜踈

絕至於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

時大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
聽聞簸弄是非儒上固當禮接亦有本非
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
款洽卽墮其術中若此之類能審察疎絕
亦淸心省事之一助

讀書體貼到自己身心上方有味

不可以色辭悅人

言不謹者心不存也心存則言謹矣

易有脩辭立誠之訓書有惟口出好興戎之

訓春秋有多言之譏禮有安定辭之訓銅
人有三緘之誡論語孟子與凡聖賢之書
謹言之訓尤多以是知謹言乃脩德之切
要所當服膺其訓而勿失也
言動舉止至微至粗之事皆當合理一事不
可苟先儒謂一事苟其餘皆苟矣
見事貴乎理明處事貴乎心公理不明則不
能辨別是非心不公則不能裁度可否惟
理明心公則於事無所疑惑而處得其當

矣

有意悅人便失其本心

不怨天不尤人理當如是

讀西銘者不得一毫私意

知止卽智者不惑之事

知止則萬理明而心自定矣

不能知止猶迷方之人心搖搖而莫知所之也

知止則能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矣

知止則動靜各當乎理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平旦虛明氣象最可觀使一日之間常如平
旦之時則心無不存矣
平旦未與物接之時虛明洞徹胸次超然眞
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此蓋夜氣澄
靜之驗苟一日之間勿使物欲汨雜而神
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心恒存而處事
無過不及之差矣

爲政以愛人爲本
不力行只是學人說話
處事卽求是處是格物致知之一端
格物所包者廣自一身言之耳目口鼻身心
皆物也如耳則當格其聰之理目則當格
其明之理口鼻四肢則當格其止肅恭重
之理身心則當格其動靜性情之理推而
至於天地萬物皆物也天地則當格其健
順之理人倫則當格其慈孝仁敬智信之

理鬼神則當格其屈伸變化之理以至草
木鳥獸昆虫則當格其各具之理又推而
至於聖賢之書六藝之文歷代之政治皆
所謂物也又當各求其義理精粗本末是
非得失皆所謂格物也然天下之物衆矣
豈能遍格而盡識哉惟因其所接者量力
循序以格之不踈以略不密以窮潛心精
意以徐察其歸今日格之明日格之明日
又格之無日不格之潛體積累之久沉思

力探之語已甚矣是不敢以爲是而自足未
裕者之養以爲實而遂實是之久則基
者開發者明理無在物而吾心之理則實
之潛會而無不通然之通也見一物合一
理通之極也則見千萬物爲一理宗主斯
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
體大用無不明者可得而識矣

學貴乎日新

一語一默一坐一行事無大小皆不可苟處

之必盡其方

秉心塞淵可以爲積德之要思無疆思無斁

可以爲進學之要

未合者不可强言以鉤之若然則近於諂

不可因人曲爲承順而遂與之合惟以義相

接則可以與之合

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蓋事有大小理

無大小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卽有

欠缺間斷故作字雖小事必敬者所以存

天理也

刻讀書錄跋

可泉胡子刻讀書錄於皖世賢接一册來秀以示諸生錢教諭文曰以川子惠皖學昔惠秀士何如曰吾志也於是文遂刻之學宮刻成請序謂文曰此讀書錄要語也熟玩而精擇之以惠天下士者誰與大中丞東湖先生吳公也夫從善難擇善尤難孰能耳順如孔子知言如孟子哉世賢乃出家藏東湖先生所爲序授文以弁諸首復進諸生而語之曰

擇善難固執尤難東湖先生固其人也昔者
世賢適楚錄刑宿辰州分司歎曰是薛文清
公刮舊習處也宿是衆矣克己之學孰有如
薛公哉世賢於是請諸田守勤題三大字於
堂後以與宿此而同志者勉焉是錄出而得
讀者多矣讀之而不體體而不實不純猶無
讀也體之而實且純有不可爲聖人乎書曰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嗚呼勉之哉

嘉靖甲申八月望日後學蕭世賢謹識

萬曆丁未中夏下澣
安東大都護府開刊

在
皇朝倡先道學得斯文正脉惟吾 敬軒薛
先生其人也余氏廷立稱其居常兢業凜
乎若有臨於其前處險夷與漠乎無所動
於其中斯可以觀 先生之所存矣讀書
錄一書乃 先生所以立言垂訓者簡而
備平而正尤拳拳致詳於靜敬簡默之功
理欲義利之辨明白切當猶布帛菽粟之
不可以闕焉者吳氏廷舉以其浩繁難於

徧覽就鈔其要語而傳之學者常置之几案以爲潛翫警省之助則其有益於身心日用之間者豈下於　濂洛諸先生之書哉余舊刻之川谷書院旣火於壬辰之變新學者得見殆寡矣今復刻于永嘉又以僭率續選若干條增入焉是蓋讀書錄要語也胡君何必云之哉今還吳氏之舊以表其爲讀書錄之要語云爾

萬曆丁未秋七月戊戌後學西原鄭逑謹書